

133374

Y 45/02

吉林市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1250.6

4040

1250.6

404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吉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4年·吉林市

编辑说明

原国民党第六十军长春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这个事件的发生到一九八三年十月，已经三十五年了。根据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工作会议精神，我们从一九八二年九月开始，征集有关这个事件的专题资料，共收稿十一篇，先将其中十篇编入本辑，以飨读者。

本辑除《关于保护吉林丰满电站的资料》外，其余都是长春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撰写的资料。他们有的是起义将领或起义军官，有的是我军敌工部门负责人或敌工干部，有的是我党在原国民党六十军中地下组织负责人。这些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原国民党六十军起义这个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具体地了解发生长春起义这个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我党的争取工作，以及起义后的光辉历程。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失败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又是怎样走上反蒋起义道路并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

本辑为研究长春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材料，并将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辑从征稿到成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为求史实准确，编者曾多次走访，反复核实。但因时间较久，个人经历和认识又有局限，对人对事的看法难免不尽一致，个别情节可能略有出入。本着“存真求实”和“多说并存”的原则，

不强求统一。又由于编辑水平不高，疏漏错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和知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二月

目 录

国民党六十军长春起义纪实·····	李 佐 (1)
我参加对六十军争取工作的回忆·····	刘 浩 (28)
回忆我党在国民党六十军的地下工作·····	杨 滨 (46)
六十军长春起义片断·····	朱光云 (69)
吉南联络处瓦解敌军工作片断·····	刘 哲 (77)
两进吉林·····	李 竞 (86)
国民党六十军之参加内战及起义·····	张第东 (93)
回忆曾泽生军长·····	乔景轩 (178)
回忆对曾军长的一次采访·····	何 义 (199)
六十军起义述略·····	刘 哲 (206)
关于保护吉林丰满电站的资料·····	孙贵田整理 (233)

国民党六十军长春起义纪实

李 佐

一、国民党六十军的编成

国民党第六十军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从滇军九个步兵旅中抽出久经战阵的六个旅和一个炮兵团共约四万人编成的。军长卢汉，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一八三师师长高荫槐，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在昆明誓师，出兵抗日。经两个月徒步行军到达湖南长沙以后，改为火车运送，开赴浙江金华、江西上饶、九江等地待命。一九三八年初又调往湖北孝感及河南信阳、武胜关一带整训。张冲经过汉口时由黄洛峰同志介绍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罗炳辉同志见面，并得到叶剑英同志的会见和勉励。

同年四月中旬，六十军归第五战区指挥，开往徐州。先头一八二、一八三两师进到台儿庄附近即与进犯的日军板垣师遭遇，血战兼旬，虽然粉碎了敌军重占台儿庄的企图，但该军也遭受了重大牺牲。一八四师到达台儿庄后，在师长张

编者注：李佐同志在长春起义前为国民党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师长、副军长等职。现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冲的指挥下，与敌军争夺禹王山，鏖战二十昼夜，使敌军未能越雷池一步，我军也有重大伤亡。五月十八日徐州撤退时，六十军又奉命进到九里山地区，掩护战区长官部撤退。在由徐州向豫、鄂转移时，一八二、一八三两师各并编为一个团，一八四师仍保持两旅四团的原建制，统归一八四师师长张冲指挥。到达湖北黄陂以后，一八二、一八三两师回云南另行组建，所属两个团并入一八四师。同年八月调往长江南，在阳新，排市阻击沿江西进的日军。这时，继六十军之后组成的五十八军和回滇新建的一八二、一八三两师已陆续到达武汉外围通山、崇阳、通城、咸宁等地。卢汉被任命为第三十军团军团长，辖五十八和六十军。武汉失陷后，三十军团扩编为两师制的三个军。卢汉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所属五十八军军长孙渡，辖新编第十、十一两师；安恩溥升任六十军军长，辖一八二、一八四两师；张冲升任新编第三军军长，辖一八三、新编第十二两个师。编组就绪后，由湖北开往湘东浏阳、醴陵等地休整待命。

在台儿庄战役中，由于张冲对龙云系统中的个别将领在作战指挥上的缺陷和在撤退时的怯懦行为极为愤慨；在由徐州向豫、鄂转移途中，曾几次集合部队讲话，不指名地责备说：“有的人平时金刀大马，战时指挥无方，撤退中贪生怕死，脱离部队。”因而伤了一些人的自尊心，他们在得知张冲曾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有联系之后就向龙云告密，龙云在盛怒之下，免去了张冲新三军军长职务，调回云南，遗职以一八三师师长杨宏光升任。

一九三九年春，第一集团军由湘东开赴江西，在靖安、奉新、高安、上高一带参加南昌外围保卫战，并协同湖南方

而参加阻止日军企图夺取长沙的战役。

滇军自出兵抗日以来，军队的调动和作战指挥都听命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但人事任免权却完全掌握在龙云手中。因此蒋介石总在想拔除龙云这颗眼中钉。

一九四〇年秋，日寇在越南海防登陆，占领越南，进窥中缅边境。为加强云南边防，卢汉被任命为滇越边区总司令，率六十军（一八二、一八四师）由江西到达滇南设防。一九四二年，滇军留在江西的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渡和所属第五十八军、新编第三军被蒋介石收买，龙云为丧失了控制该部的一切权力而耿耿于怀。蒋介石对龙云搞独立王国更不甘心，于是蒋龙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更加尖锐。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阴谋，并为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解除后顾之忧，他在密令国民党军队禁止八路军进入沦陷区接收日军装备的同时，调六十军、九十三军和第二路指挥部所属三个暂编师开赴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此机会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凌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龙云直接掌握的独立旅和宪兵、警察的武器，威逼龙云下台。龙云虽然踞守五华山顽抗，但因力量悬殊不得不接受蒋介石命令，于十月六日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为缓和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消除肘腋之患，蒋介石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将开赴越南受降的八个师合并为六十、九十三两个军，曾泽生为六十军军长、卢浚泉为九十三军军长，调往东北参加反共反人民的战争。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六十军官兵被迫登舰北上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悲愤和绝望的。他们都在想：抗战八年了，既

然取得了胜利，就应该让他们还乡与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不料蒋介石强迫他们离乡背井，到东北打内战，关山远阻，即使在战场上不被打死，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返回家乡。他们就是带着这种消极情绪来到了东北，踏上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战场。

二、打内战、当炮灰

蒋介石把六十军、九十三军调往东北，其用心是极其狠毒的。他既想利用非嫡系军队增加国民党的反共力量，又想借反共战争消灭非嫡系军队，消除异己。这是他“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但他既想利用，又不放心使用，于是采取分散兵力，分割建制等手段，把六十军所属的建制部队调得四零五散。

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东北蒋军夺取四平企图未遂，又抽调兵力进攻本溪。这时，六十军先头部队一八二师刚到葫芦岛登陆，就配属新一军指挥，担任铁岭、开原、昌图一线铁路交通警备任务；一八四师登陆后，就被分散配置在鞍山、海城、营口、大石桥等地；暂编二十一师登陆后，由长官部直接指挥，以第一团配属新六军，师主力驻防抚顺。四月二十三日，军司令部在葫芦岛登陆后驻防新民。这时曾泽生军长实际上只能指挥军直属部队。五月初军司令部移驻抚顺后，也只能指挥暂编二十一师，担任抚顺、清源间铁路警备任务。

五月下旬，东北解放军放弃四平、长春、吉林等战略重地，诱蒋军主力进到松花江沿岸地区，以分散其兵力。并在南满实施反击，首先夺取鞍山，转而围攻海城，迫使蒋军不得不从北满抽调新一军主力南下救援，打乱了东北蒋军的部

署。防守海城的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对蒋介石的排斥异己和到东北以后分散兵力等措施，已早有不满，在解放军大军包围和孤立无援下，毅然在海城率部起义。因此，使东北蒋军开始陷入被动的局面，只好改变其北攻南守的作战计划。

六月初，一八二师解除铁岭、昌图间铁路交通警备任务，调抚顺归还建制。这时，长官部趁重建一八四师的机会，从青年军二〇七师抽调大批下、中级军官到六十军分配工作。表面上装做他们非常关心六十军的部队建设，解决重建一八四师军官不足的困难，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心腹派进来，以达到他们逐步控制非嫡系部队的目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蒋军为实现其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将驻防抚顺的六十军（欠一八四师）调往吉林，归新一军指挥，担任吉长线、沈吉线（吉林市至磐石县及其以东地区）的防御。暂编二十一师到达长春地区以后，所属第一团即配属新编三十八师，防守吉林以东天岗、江密峰等地；第三团拨给新编三十师指挥，防守长春西北怀德镇、双城堡地区；师部只率领第二团驻防九台、大荒地、乌拉街等地。军部移驻吉林时，仅指挥一八二师，分散防守官马山、烟筒山及辉南、桦甸附近地区。同年十二月，六十军奉命调整部署，担任吉沈线吉林至梅河口及柳河、辉南、桦甸等地防卫，确保小丰满发电站及吉梅线铁路运输的安全，控制松花江以西地区，掩护地方行政人员建立政权。据此，一八二师除抽调五四五团防卫小丰满发电站外，师主力仍担任桦甸、磐石及吉林至磐石间铁路守备任务，暂编二十一师（欠第一团）移驻海龙后，以第二团接守辉南、金川。这时，配属新编三十师防守怀德镇、双城堡的第三团两个营遭到歼灭性打

击，归建后驻防柳河、梅河口地区。

一九四七年春，东北蒋军第三次向临江进攻，暂编二十一师奉命以第二团加强山炮一个连、工兵一个排、配属五十四师，担任左翼进攻。二月十七日黄昏前到达通沟及其以南阎家堡屯及鹿林村宿营时，即与南满解放军一部遭遇。该团一面命令各营抢占有利地形，依托民房构筑防御工事，一面向师发报求援。师部接报后，命驻柳河第三团两个营连夜出发，拂晓前到达通沟解围，并电告第二团固守待援。

这时，南满解放军第三纵队以第八师在三源浦以东小荒沟、老爷岭一线作宽正面防御，阻止中路主攻部队，以第七师一部向柳河方向警戒；集中七、九两师约五个团兵力连夜将第二团分割包围，于十八日三时发起攻击。第二团在四面被围，兵力分散，又无工事依托的情况下，凭借村庄民房顽固抗击，战斗至天明，团长魏玉权率特务排及团直机关官兵百余人突围逃脱，所属各营坚持抵抗至九时左右，全部被歼。第三团援兵到通沟以西遭伏击，迅即撤出战斗回柳河。

这时，配属新编三十八师的第一团已到达朝阳镇归建，即以第一营进驻金川，第二营接守辉南，第二团在海龙补充整训。

二月二十一日，南满解放军在三源浦以东地区全歼了九十一师师直属工兵营及二七二团以后，柳河、金川更加孤立。为避免两地部队被解放军各个歼灭，第一团第一营于二十六日放弃金川，撤回朝阳镇；第三团于二十八日放弃柳河。三月三日晚上，南满解放军一部奇袭辉南，第一团第二营经两小时抵抗，除一个连突围逃回朝阳镇外，大部被歼。

在此期间，驻在营口重新组建的一八四师，在兵员刚刚补充，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尚未补齐的情况下，即调往盖平、熊岳、复县，担任铁道警备及万福庄、庙西等地防守任务。

东北蒋军三次进攻临江失败，原驻西满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增援北满时，又在靠山屯遭到歼灭性打击。为弥补西满兵力空虚，于二月下旬，急调在辽南作战的一八四师到郑家屯，并派出部队防守保康、茂林等地。三月中旬，正当西满解放军夺取保康，围攻茂林，五五〇团前往救援时，又调一八四师到东满接守梅河口、山城镇等地。东北蒋军就是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利用非嫡系军队打内战、当炮灰的险恶用心。

一八四师调到梅河口后，在名义上归还六十军建制，实际上指挥权不属于军。当东北蒋军第四次进攻临江时，一八四师编为左纵队，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直接指挥，于四月初两次向柳河出击。四月三日，中央纵队十三军八十九师及五十四师一个团在柳河以南红石砬子被南满解放军全部歼灭，一八四师奉命撤回原防。

四月中旬，根据“长官部”指示，为了集中兵力确保长春，又适当保持铁路沿线的防御力量，军直属部队及一八二师五四四团驻防吉林市区，五四六团除留一个营防守桦甸外，团主力移驻磐石。从此，吉梅线以东地区完全被解放军控制，铁路运输随时都有被切断的危险。五月中旬，南满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在南山城子击退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的新编二十二师、暂编二十师（欠一个团）、五十四师一六〇团反扑以后，乘势夺取山城镇及黑山头车站，一八四师五

五二团第三营及第二营两个连被全歼。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东满解放军开始以猛烈炮火袭击梅河口并夺取外围据点，完成攻击准备后，于二十五日夜发起总攻，经三昼夜激战，至二十八日下午，防守梅河口的一八四师全部被歼，师参谋主任张维孝、五五二团团长曾邦本被打死，师长陈开文及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五五〇团副团长张荫义被俘。

当梅河口战斗进入到紧张激烈的时刻，曾泽生军长曾向“长官部”建议，要暂编二十一师放弃海龙。但蒋军出于抢占地盘的需要，历来的作战指导规律是：走得了时绝对不轻易走，走不了时才下决心走。一八四师于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即被全歼，直到三十日凌晨才电令暂编二十一师放弃海龙向吉林撤退。当日深夜，暂编二十一师由海龙、朝阳镇向磐石撤退，三十一日上午在磐石西侧遭到解放军阻击，直到黄昏前才到达福安屯宿营。当晚，遭到东满解放军三面围攻，激战彻夜，由于地形险要，兵力集中，始终守住四周山头，才避免了一次覆灭之灾。

六月一日拂晓，继续向北转移，在解放军跟踪追击的情况下且战且走，行军速度缓慢，到达黄河岩附近已临近黄昏，人困马乏，只好就地宿营。二日天明后，继续北撤，中午到达吉昌镇不久，就遭到东满解放军第六纵队由明城、烟筒山向西截击，第一、三两团在五个顶子山、帽儿山一线展开，仓卒投入战斗。师部率第二团跑步脱离吉昌镇向双阳撤退，经三小时强行军，于日没前到达太平川时，又得知解放军已占领双阳。当即避开大路，转向太平川东南山区，打算从太阳岭、烧锅街之间越过包围圈，向岔路河转移。因天黑夜暗，道路崎岖，炮兵和辎重骡马跟不上步兵行动，步兵前进

一段，就得暂停休息，与后方梯队联络。到后半夜，前后梯队之间已完全失去联系，派人找寻也无下落。

六月三日拂晓，当师部及第二团越过烧锅街进入饮马河附近村庄休息时，解放军独二师一部已从双阳跟踪追到。这时，部队已如惊弓之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有的一与解放军接触就四散逃窜；有的在睡梦中被解放军喊醒放下武器投降；掉在后面的师属炮兵营和辎重骡马也在行军途中丢失。只剩零散人员共约一千人，于十月四日晨先后到达岔路河，乘军部派出接运的汽车回吉林。在五个顶子山、帽儿山的第一、三两团完成掩护任务以后，一面抵抗，一面后撤，到达烟筒山西北，又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经过一昼夜激战，除一部分约两千人突围逃脱外，大部被歼。全师被俘团以下军官二百余人，步兵重武器全部丢光。

与此同时，留在烟筒山监护火车，接应暂编二十一师的一八二师五四六团第一营，在解放军接近烟筒山时，丢掉车辆及辎重行李仓惶撤走，绕道铁路以西回吉林。驻守双河镇的第一连被全歼。

至此，东北蒋军盘踞一年之久的吉、梅线铁路，除吉林至口前一段外，完全在解放军控制之下。北满蒋军只盘踞着长春、吉林两个孤立城市，更加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三、困守吉林

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旬，六十军（欠一八四师）收缩兵力于吉林市附近地区，归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指挥，担任吉林市区及小丰满发电站防御任务。这时，吉林外围主要由一八二师防守，暂编二十一师驻南大营、哈达湾、北吉林等地，积极补充兵员，加紧进行整训。与此同

时，东北解放军对四平发动了强大的攻坚战，经十二昼夜的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七十一军及十三军五十四师一万六千余人并主动撤出战斗。东北蒋军既不审时度势，又不了解解放军的行动意图，他们在大肆吹嘘“保卫”四平“辉煌战绩”的同时，错误地认为解放军在四平攻坚战中“伤亡惨重”，“知难而退”，要吉、长两地蒋军部队积极出动，截击“溃退的共军”。在这样主观臆断的思想指导下，六十军根据梁华盛的意图，派遣一八二师（欠五四五团）向双阳出击，准备得手后取道烟筒山回吉林，想借此扩大地盘，安定人心。

七月上旬，一八二师除留五四五团驻守小丰满电站外，以主力由吉林出发，经岔路河到双阳，并未发现所谓共军经双阳东撤的迹象。在双阳停留几天后才转向烟筒山方向活动，途中与东满解放军小部队遭遇。解放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法，与一八二师保持接触，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一八二师在没有判明对方行动企图的情况下，心中犹豫，举棋不定，既没有采取积极进攻行动，又不下撤退的决心，而是白天走出去，晚上撤回来，把部队从北向南，再从南向北，反复地在双阳东南鸭子架、太阳沟、裤裆沟、大酱缸等地来回活动。七月十一日下午，五四四团在蜂蜜顶子附近与解放军遭遇后即退回马鞍山西北地区宿营。这时，解放军虽未达到“诱敌深入”的目的，但情况已经完全明了，即集中兵力，连夜插入五四四团宿营地间隙，切断了团部与各营间的联系，次日凌晨发起进攻。团长岳嘉祥听到枪炮声，才披衣出门，即被打死。副团长李峥先在指挥战斗中又负伤。所属各营官兵在睡梦中惊醒，仓卒应战，又失去团的指

挥，坚持到十时左右，除第三营受轻微损失撤退逃脱外，团直及第一、二营大部被歼。同时、配置在大酱缸以北的五四六团第二营也被解放军歼灭。中午，五四六团主力及五四四团残部退到师指挥所附近，经收容整顿后撤回双阳，次日绕道长春，乘火车返吉林。

这次出来的企图是想趁解放军“撤退”之机出去抓一把，借以激励士气，安定人心。不料弄巧成拙，吃了一次大败仗，反而增长了部队的厌战情绪。战斗失利后，在一八二师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出兵不离鸭子架，裤裆沟里来回钻；白天前近夜间退，几乎全落大酱缸。”既生动地描述了这次行动的概况和结果，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官兵的埋怨情绪。

双阳出击受挫以后，吉林市区的防御兵力更加削弱，机动兵力更感不足。为加强吉林市区防御力量，于七月下旬以一八二师五四四团接守小丰满发电站，原驻发电站的五四五团除抽调第一营到口前与师直属工兵、辎重两个营共同防御口前外，团主力调往北山，五四六团防守西团山、小白山、黄旗屯等地并进行整训。暂编二十一师所属各团仍驻哈达湾、北吉林、南大营等地，并担任龙潭山、东团山及市区松花江沿岸防御任务。十月初，东满解放军从数十里外奔袭口前，经一夜激战，驻防口前三个营全部被歼。从此，口前与吉林间铁路交通被切断，吉林市区也受到解放军炮火威胁。

十月初，东满解放军逐步夺取了吉林外围据点，占领了北吉林工业区。从十六日起，每夜都以小分队向小白山、黄旗屯、龙潭山各前哨据点进行武力搜索和试探性进攻。查明

了一些主要阵地的情况以后，于二十日夜晩，先以一部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佯攻龙潭山，同时集中主要兵力，围攻小白山、黄旗屯。经三夜连续攻击，夺取了黄旗屯。二十三日夜晩，先集中炮兵火力压制北山军炮兵群阵地，并向军指挥所猛烈射击，尔后即转移炮兵火力急袭西团山，掩护步兵冲击。五四六团防守西团山一个加强步兵连因伤亡过半，经换防后在连续三夜阵地防御的激烈争夺战斗中，曾五次增加兵力，先后伤亡三百余人，所有钢筋水泥地堡及副防御物全部摧毁，到二十五日深夜，阵地被突破，守兵被全歼。与此同时，北山、哈达湾、龙潭山、东团山各据点也遭到解放军攻击。

正在岌岌可危的紧要关头，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主要兵力于沈阳外围作战，进攻吉林的东满解放军主力撤围南下，才使吉林危机暂时缓和下来。但一贯造谣惑众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大肆渲染，把这次防守吉林的战斗说成是“保卫大城市的成功战例”，大吹大擂。同时又传说“关内驰援大军已沿四平、西丰北上，不日即可到达吉林”之类的谎言来欺骗部属，稳定军心。实际上是解放军强大兵团已集中在辽、沈地区，北宁线上的蒋军已自顾不暇，哪有兵力北援，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东满解放军主力南下以后，吉林守军暂时得到喘息机会，但处境犹如瓮中之鳖，随时都有被捉的危险。这时，蒋介石忽然慷慨起来，把驻在吉林市区由交警总队与保安旅合并编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拨归六十军建制，表示他对六十军的“信任”和“关怀”。其实，一年多来，他们为了分割非嫡系军队，硬把属于六十军建制的一八四师调离开，到了吉林